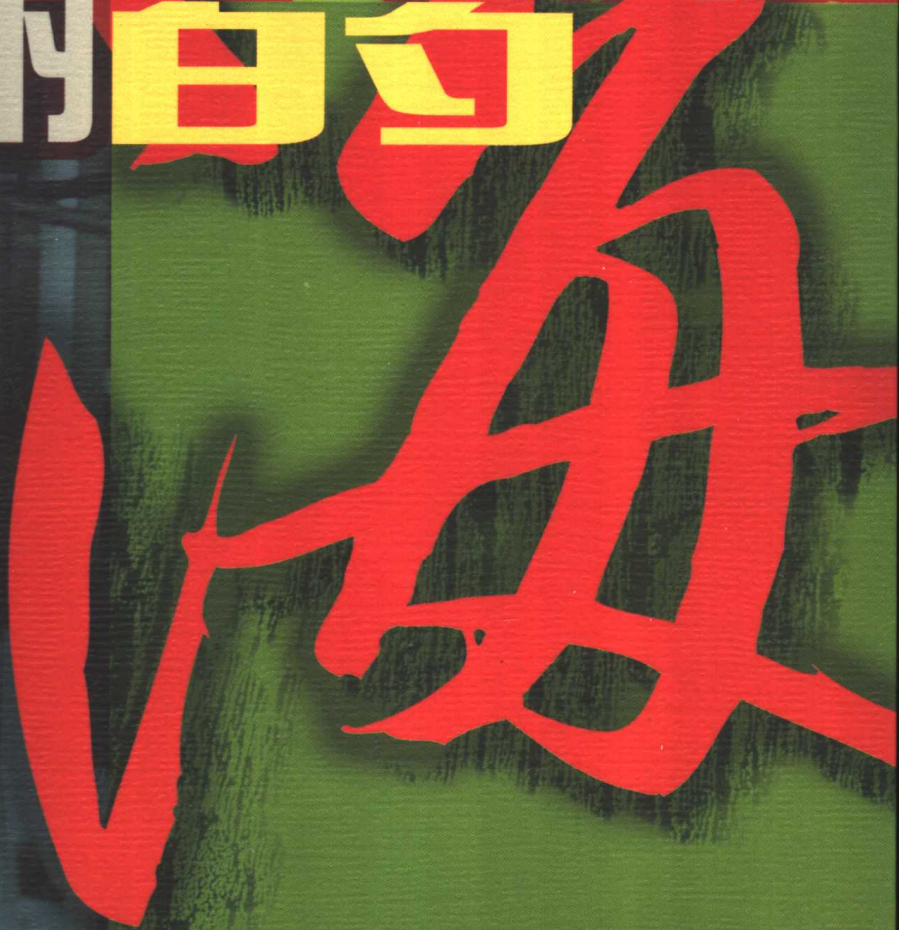


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瑰丽

沈宗洲 著

中国民族工商业发源地——上海



读工商历史
识精英品质
悟成功真谛
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北京出版社



中国民族工商业发源地——上海
沈宗洲 著

瑰丽的海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瑰丽的海/沈宗洲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1

(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ISBN 7-200-02147-4

I. 瑰… II. 沈… III. ①民族工业—工业史—史料—上海市②商业史—史料—上海市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314 号

瑰丽的海

GUILI DE HAI

沈宗洲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頤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9×1194 32 开本 11 印张 26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00-02147-4

F·286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此一时 彼一时	(1)
筑城与拆城	(3)
淞沪铁路多反复	(10)
战火与繁荣	(19)
第二章 《神曲》第五歌题为：开始登山	(31)
康有为沪上寻踪	(33)
孙中山在上海的衣食住行	(40)
沪上鲁迅的避难与许广平的蒙难	(46)
宋庆龄在上海的若干足迹	(58)
为国共和谈奔走的两个悲剧人物	(84)
“红牧师”董健吾	(100)
世纪老人郑超麟	(114)
沪上勤奸传奇	(126)
见义勇为的外国人	(139)
第三章 百年儿歌：摇篮摇呀摇	(153)
船王“郑半城”祸从天降	(155)
上海自治运动寿终正寝	(159)
拾遗补阙，小本经营	(169)
办厂多磨难	(175)
造楼多辛酸	(181)
“新兴派”实业家穆藕初	(185)
百年噩梦是绑架	(192)
锦江女老板董竹君	(208)
上海资产阶级借刀除恶棍	(224)

中国工业协会的风风雨雨	(239)
陈毅与橡胶大王杨少振	(246)
第四章 商海疑云	(255)
黄楚九、郑正秋沪上斗法	(257)
祥经丝织厂大火面面观	(262)
洋行跑街阎瑞生谋财杀妓案	(266)
女职员席上珍受骗悬梁自尽	(290)
洋骗子麦边先生	(296)
黄金黑市交易的牺牲品	(303)
第五章 市场万花筒	(309)
交际花与“上海小姐”	(311)
白相人大亨杜月笙与京剧市场	(322)
解颐杰作三则	(327)
电影院前的流血冲突	(329)
聋哑作家周楞伽当过小老板	(339)
电器厂老板竟是日军潜伏间谍	(342)

第一章

此一时 彼一时



筑城与拆城

一北方旅沪客商说过：在上海，从任何方向睁眼看，几乎都能看到水。

上海北枕长江，东濒大海，襟带黄浦江与吴淞江（即今苏州河），至于小河小浜支流细流，那简直密如蛛网，数不胜数；更妙的是，上海少有水患。

水是个好东西，于上海来说，称得上是财富之源。上海人天生喜欢水，喜欢海，所以连地名都离不开“海”。

当然，海也有可怕的一面。比如渔船、货船出海遇险，招致船毁人亡等等损失，但这类事并不太多，倒霉者与全县五六十万人口相比也微乎其微，既然利多弊少，自然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上海人对海另有看法始自 1553 年。据史书记载，是年春夏短短两三个月里，上海连遭倭寇五次入侵。后果惨不堪言，青壮被杀害、妇女被奸淫，财物被洗劫，房屋被焚毁。上海半成焦土，元气大伤，嗣后方得出结论：“县门外一里即黄浦，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故也。”

县而无城，类似家而无门，这与开门揖盗差不了多少。惟一的对策当然是筑城。

筑城需要钱，也要占用一些土地，土地上还有不少房子、店铺，不待言，此举涉及不少业主的个人利益。上海人精于理财打小算盘，但眼下只许打保卫乡土的大算盘。好在这笔账一目了然，算起来容易，所以不消十天半月，众人便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一位官太太名梅夫人者，认捐土地五百亩，银两千两，拆房数千间，助筑小东门。光禄寺少卿顾从礼则捐粟四千石，助筑小南门。官绅带头，百姓响应。一切为了筑城，还得抓紧时间，并尽可能不让倭寇知道。

可见，上海人打大算盘也在行的。

仅仅三个月，筑城大功告成。城墙周长九里，高二丈四尺，开城门六个，水门三个，城壕一千五百余丈，宽六丈，深一丈七尺，城上设雉堞三千六百余个，敌楼二座。

这么个大工程，从拟议到竣工，其间杂七杂八的事一大摞，诸如官府上奏本，朝廷下圣旨，筹款，勘测，设计，施工，磨嘴皮子，等等。若按老黄历做其中的一件事，用三个月的时间也不算慢，但现今事出非常，连平日按部就班惯了的上海地方官都十分卖力。松江知府在奏本中写道：“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朝廷及时批准下旨，于是，出现了空前的高速度。

这表明，中国人办急事，包括皇上和官儿，该急的时候效率是颇高的。

幸亏急事急办。翌年正月，倭寇又多次来犯，“敌船数百，直逼城下”。对不起，六个城门都关得紧紧的，若想攀缘而上，守城军民居高临下，立即予以迎头痛击。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大举来犯，将上海县城团团围困长达十七天，几乎天天猛攻，终未得逞，只得杀羽而归。

事实证明，在当时，以城御敌，十分奏效，所以无论中外各国，都时兴筑城。其实，我国是筑城的老祖宗，万里长城数千年前就摆在那儿了，上海人视若无睹，直至吃了大亏才赶紧仿效。

从此，上海人若有所悟，海既与财富相通，也与“贼自海上来”相连。面对海防不固，无力御敌于海外的事实，他们只得退而求其次，视城墙为屏障、法宝。

修固城墙，是明清两代上海地方官的职责。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县许汝魁将城墙加高五尺，此后别的父母官也修过多次。清代也不敢懈怠，例如林则徐就在江苏巡抚任上，亲自主持对上海城墙、雉堞、炮台的修复工程。

自19世纪起，西方国家时兴拆城，上海则依然修固城墙。

理由振振有词，上海城墙挡住过东瀛倭寇的入侵，也必能击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1842年6月16日拂晓，英国远征舰队所属的“复仇女神”号上的四十二门大炮火舌喷涌，随即三十余艘英舰发炮跟进。隆隆炮声揭开了上海军民吴淞保卫战的序幕，这也是历时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尾声。

双方投入的火炮和兵力大体相当，各拥有大炮五百门上下，兵将七千人左右。我方主将陈化成是出名的主战派，他从抗英前线厦门调来上海，以江南提督的身份节制各路人马，亲自扼守第一道屏障——吴淞西炮台，战前发过誓言：“武臣卫国，死于疆场，幸也！”

当即，吴淞东西两炮台上的二百五十门大炮以牙还牙。陈化成身先士卒，不避炮火，甚至为大义抗命——不遵两江总督牛鉴要他停战的命令。吴淞把总龚增龄也死战不退。应该说，初战还是我方小胜，即迫使敌方挂出旗帜暂时休战。

不料，恢复开战后，我方阵线即呈动摇态势，未几全线崩溃。陈化成身中七弹，壮烈殉国。龚增龄力竭被俘后英勇不屈，大骂英夷，结果四肢被钉在木板上，扔进大海而死。

英军水陆并进，长驱直入，三天后占领上海县城。

上海城墙依旧，还比三百年前加高了几尺，但不再是屏障，不再是法宝，这是怎么回事？

三个多月后，《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开卷一行文字煞是有趣：“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属，寄居

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且在我们这有许多上海

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这是“恩准”吗？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但宣布者不是大清国

大皇帝，也不是上海地方官，而是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先生。两年后，《上海土地章程》签订，英方获得外滩一带八百三十亩的寄居地，英领却宣称是“租界”，这又是怎么回事？

若干年后，上海人才渐渐看出来，“贼自海上来”是千真万确的，无论东贼倭寇，西贼英夷、法夷、美夷，都从海上驾贼船而来，都想来上海捞一票，所以都是鬼子。不同的是，东洋鬼子明火执仗，凶相毕露，来复去，去复来，不要脸，不要地，只要金银财宝，可归为名实相副的盗贼一类。而西洋鬼子要鬼得多，他们有长远打算，来了之后不想走了，既要金银财宝，又要土地和别的种种特权。不是用抢的方法，而是以租界为根据地，开洋行与中国人做生意，把鸦片和别的洋货销进来，收购中国的土特产销出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办银行开工厂，要大规模地赚中国人的钱。他们骨子里不要脸，面子上、嘴巴上是讲道理、讲法律的，并用诸于日长夜大的租界，让中国人看看他们点石成金的本领。

还有一条许多上海人也看明白了，租界没有城墙，照样很安全、很繁荣、很卫生；县城有城墙，洋鬼子简直兵不血刃就进来了，还是给了五十万两赔款才把洋鬼子送走的，世界变了，城墙不但无益，且碍手碍脚，诸多不便。

力主拆上海城墙的商绅领袖人物李平书曾写过一节不无沉痛的文字：

瑰
丽的

吾一言通商以后的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我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

某些文人笔下的租界赛如人间天堂：

海

行于洋场则履道坦坦，而一过吊桥便觉狭仄兼多秽恶。

一进吴淞眼界开，此生疑是入蓬莱。若偕刘阮今重到，错认桃花不肯回。

1893年11月17日，是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的日子，租界当局大事庆祝。县城里的华人简直十室九空，纷纷涌进租界来开开眼界，人流如潮，轿子车子不计其数，而城门就这么几个，众人你推我挤，形成混乱、堵塞，以致乐极生悲，受伤者大哭小叫，丢了孩子的呼天抢地。这等时刻，好事之徒必格外活跃，于是雪上加霜，怨声四起。

怨的就是城墙城门，要这东西何用！

拆城之说始自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倡议者为县参事姚文楠，理由来自实际生活：人口稠密，住房紧张，卫生状况恶化，且“城垣阻碍，县市难兴”，云云。

中国人的家里，往往老辈人摆定的家具，就是定下的规矩，几乎一桌一椅都是不许移位的。后辈若要搬动，那就不得了，轻则大惊小怪，重则天塌下来似的，何况是拆城墙，三百年历史的古物！

反对者中华人洋人都有，有的涉及个人利益，还有些理由。比如城壕一千五百余丈，上边已盖了房子，有了住户，有的还开了店铺，拆除城墙、填平城壕改为环城马路，对他们应该适当安排。又比如北门城根处是英国士兵的公墓，也应该有个解决办法。换言之，这些人改变立场是不难的，算不上真正的反对者。真正的反对者是绅董人士，所谓年高德劭的大人先生。三百年前，其中某些人的祖先为筑城捐财输谷出过大力气，如今要拆城，在他们看来不亚于掘祖坟，所以坚决反对。当然，理由是堂堂正正的，安全第一。县城人才荟萃，商贾云集，简直遍地黄金，盗贼作案相应较多，为治安计，城墙断不可拆，此其一也；其二，城墙来之不易，里边有血的教训，一

旦拆除，万一发生变故，县民将失去保障；其三，洋鬼子得尺进丈，租界日长夜大，而未能染指于县城，靠的就是城墙阻隔，城墙没了，洋鬼子将长驱直入，别的姑且勿论，即洋女人的时髦打扮一端，就有伤风化，贻害无穷矣。

所谓的理由，认真说起来，没一条站得住脚的，归于胡说八道也不为过，但这些人社会能量大，与官府关系深，且有“长城文化心理”等传统习惯势力的支持；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拆墙派”并无组织，只是联名呈文于官府，而他们却成立“城垣保存会”，列出阵势，准备拼老命了。

时值世纪更迭之际，当时鲁迅还是个少年郎，也不在上海，未必知道上海有拆墙之争，但若干年后他显然是坚决的“拆墙派”。他在《长城》一文中写道：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城垣保存会”即新砖之一。

上海道台大人袁树勋原先支持拆城，一看苗头不对，立即改弦更张，等于也补添一块新砖。

初次交手，1:0，“保墙派”高奏凯歌。

“拆墙派”见硬攻攻不进，改而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墙，只要求多开几个城门。原有城门六个，多开几个，无非在城墙上多开几个洞，这总可以吧。

几经磋商，始终不得要领，按现今的说法，就是“再研究研究”。显然，“保墙派”用的是新战术——“打太极拳”。

时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董事的李平书再度挺身而出。此公以前在广东当过县令，因支持农民抗击法军侵占广州湾而被“遵旨革职”。当时有同僚落井下石，谤以“狂妄”，被李鸿

章训了一顿：“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耶？”因此，李革职后回到上海仍忙得很，先后当过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与铁路局的董事，等等。这都是些官督商办的半官方衙门，在里边当头头脑脑，没中堂大人李鸿章点头是轮不上的，所以李平书的态度和声音非比寻常。

起先，“保墙派”依然不买账，鼓动地痞流氓恐吓李平书，“当飧以城砖”！后见李吓不退，况且时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声势浩大，“保墙派”这才勉强同意增辟三个城门。条件是：第一年开一个，不得同时开辟。于是，1909年开出尚文门，1910年开出拱辰门和福佑门。

1:1。“拆墙派”第二回合获胜。但严格说来双方不是打平，而是“保墙派”依然占上风，因为城墙犹在，只是多了三个洞而已。

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11月4日，上海也宣告光复。

李平书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立即召集南北绅商两千余人开会。会后，姚文楠等即联名上书。李平书接到就批示道：“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正式下令：即日动工拆城。

命令下来了，做起来仍困难重重，先是拆城费28万元不易筹措。有一条很明显，筑城筹款易，拆城筹款难。殷实大户大多反对拆城，自然不肯出钱。平头百姓义务筑城是肯的，要他义务拆城就不容易了，再加上安排城壕住户、英国兵公墓迁葬等都离不开花钱，怎么办？

又是李平书挺身而出，先垫款六万元，让工程先动起来。实际上城墙拆除后自会生出钱来，那就是筑路后的多余空地可以批租出售。但要叫人的眼光从自己脚下延伸三尺也绝非易事，所以工程从1912年1月开始，拖拖拉拉，慢慢吞吞，直至1914年冬才大体完工。

筑城两月余，拆城两年多，相差十倍之多，耐人寻味。

上海城墙拆除而未拆完，还存留一小截，即今南市区中华路人民路交汇处约五十米的城墙遗迹。现今成了上海的一个旅游景点，常有旅游团来光顾。但这不是当时“拆墙派”的眼光远，而是出于对神明的敬畏。原来，那一段城墙上曾建有三层抱厦式大境阁，里边供奉关帝等菩萨。动工时，上海市政厅城壕路工事务所设在里边。原打算别处拆完再拆这扫尾城墙。大境阁主持人提出请求，希望能予以保留。所长一听里边有关云长的牌位，也就答应下来。条件是，请求者必须自己设法填平五十米长的这段城壕。于是，这段明代古城墙及建于其上的大境阁保留了下来。

1995年，法国卢浮宫总建筑师纪年科先生曾来沪帮助修缮外滩一座建筑物，他留言道：“我们会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前人留下的东西，多留一些，再多留一些。”

意思是尽量多留一些。这与“不问情由，凡古必保”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明智的态度。

有形的上海城墙已经拆除，无形的还很多，上海人一直在拆，虽然争争吵吵，羞羞答答，但无疑添新砖者少，拆古砖者多。也许，上海不断有进步，原因就在此吧。

淞沪铁路多反复

瑰
丽的

关于铁路，1979年版《辞海》载有如下释文：

“在我国，通车营业的铁路以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擅筑的淞沪铁路（窄轨）为最早。但翌年即拆毁。”

至少，其中有两条是不合情理的。一、铁路筑在租界以外，所以称擅筑，即未征得清政府的同意，按常理，这是瞒不过去的，但铁路还是建成通车了；二、筑营业性的铁路是为了赚钱，通车一年即拆毁势必亏本颇巨，何苦呢？

不待言，其中必有曲折隐情，说得更坦白些，就是洋人必

做了什么瞒天过海的手脚。

上海开埠后，租界里的新鲜事层出不穷，即以路为例，南京路霞飞路等路面宽阔平坦，驰马其上，十分便捷，上海人便称之为马路；浙江路路面铺上了小石块，那就叫石路。1875 年左右，上海人的嘴里又多了一个新名词，称河南路天后宫北侧一带为铁马路，边上的菜场也随之改称铁马路小菜场。马路而冠以铁，莫非路面是铁的？一点不错，上海老百姓不可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因为洋人声称筑的是马路，而筑成后的“马路”上果真铺铁，这才叫铁马路的。

在当时，铁路、铁道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即使亲眼看见铺了铁轨，也不知派什么用场，该怎么称谓，如果洋人当初便广而告之筑的是铁路，那上海人必会跟着叫铁路，所谓的新名词“铁马路”，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出来。

可见，洋人是做了手脚的。

下边，不妨循“铁马路”走马观花，弄个水落石出。

19 世纪中叶起，洋人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归根结蒂是为了多赚钱，打起了交通运输业的算盘，其中之一便是承揽修筑铁路。

上海是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心，进出口贸易占的份额极大，但装卸货物，传递信息等方面都有不如意之处。比如黄浦江有些地段长年淤塞，吃水浅，货船航行如履薄冰，即使顺利通过来到市区，也得靠驳船卸货，很不方便。再比如洋行为了及时获得商业信息，常常派人候在吴淞码头，来自香港的船一到，

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有许多上海

信使接来情报便驰马疾奔上海市区，距离十多公里，也不够快捷。最好筑一条铁路，使吴淞码头与上海市区紧密相连。

某些敏感的洋商看准了：修筑淞沪铁路必利润可观。

俗话说：上海有钱，北京有权。没北京点头，修筑铁路便无从谈起。于是，各国商人包括他们的公使、领事纷纷向清廷各级官员游说修筑铁路的好处，1865年，还在北京宣武门外筑了条一里长的铁路，供头头脑脑们参观游玩，指望能以虚实并举的方法达到目的。不料，连一滴水都泼不进，那些以榆木脑袋出名的亲王、贝勒姑且不提，即使是李鸿章，他率淮军在上海与“长毛”打过仗，与洋行大班、买办们交往颇多，对洋枪、洋炮、洋轮、洋机器，乃至洋房、洋狗还常常赞誉有加，称得上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但据密探送来的情报，这位前程远大的李大人对铁路也是个摇头派，说什么铁路是“奇技淫巧，不合祖宗成法”，且“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简直谈铁路而色变。

此路不通，只得改道而行。

1872年，美国驻华公使和驻沪副领事拍板支持，几名美国商人便成立“吴淞道路公司”，呈文上海道沈秉成，谎称拟修筑一条“寻常马路”。沈道台不知是计，觉得这些年洋人越界筑路已是家常便饭，不过是多筑一条而已，于是点头照准。官府同意，骗局便付诸实施，首先是征购土地。

上海几乎尽人皆知，吴淞到上海之间要筑一条马路，即始于此时。

瑰
丽的

“吴淞道路公司”资金不足，难以为继，英商怡和洋行实力雄厚，接手过来，出资购进长约十五公里、宽约十四米的沿路土地，暗中改名为“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并任命玛礼逊为公司总工程师，负责施工事宜。

玛礼逊招集劳工两千余人，日夜挖土。路基宽五米，高一米，两边还挖了两米宽的深沟，再扎上篱笆。这做法，显然与“寻常马路”大不相同，但劳工只管挖，即使后期铺上了铁轨，小火车驶来驶去运送木石，劳工们也只是啧啧称奇，原来铁马路是这等样子的。

市区的老百姓觉得奇怪有趣，沿路农民的感受则大不相

海